

國學十二講

曹聚仁著



曹聚仁著

國學十二講

中國學術思想新話

上海圖書文具公司

·曹聚仁著·
國學十二講

出版：三育圖書文具公司
發行

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G

San Yu Stationery & Publishing Co.

580G, Nathan Rd. Kowloon H. K.

印刷：精美印刷廠

九龍新蒲崗八達街7-9號二樓

一九七三年10月版

第

版權所有 · 翻印

\$13.00

目次

第一講

1	從一件小事談起	三
2	章太炎：國故論衡	八
3	世道不同了	一四
4	鵝湖之會	二〇
5	回到文瀾閣去	二六
6	顧頡剛之言	三二
7	鄉人之子	三八
8	從疑古到信古	四四
9	也談三字經	五二
10	一字之差	五八
11	回想四十五年前事	六四
12	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	六九

第二講

1	原儒·····	七七
2	素王的影子·····	八三
3	春秋——戰國·····	八九
4	方士——儒生·····	九五

第三講

1	博士與博士弟子·····	一〇三
2	經今古文之爭·····	一〇九
3	王充——鄭玄·····	一一五
4	魏晉玄學·····	一二一
5	易老與論語·····	一二七
6	經迷·····	一三三

第四講

1	先秦諸子·····	一四一
---	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講

2	老莊	一四七
3	逍遙	一五三
4	楊墨	一五九
5	墨家與墨辯	一六五
6	孟荀	一七二
7	戰國百家中之「絕學」	一七八
8	申商及韓非	一八四
1	重談魏晉玄學	一九三
2	魏晉風度及文章	一九九
3	南北	二〇五
4	名教與佛教	二一一
5	三教	二一七
6	隋唐佛學	二二三
7	兩篇序文	二二九

第六講

- 1 道學初興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2 情與理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- 3 理學研究及其批判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- 4 道學橫斷面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- 5 道學再解剖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- 6 道學三解剖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第七講

- 1 清初經世之學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- 2 顧、黃、王、顏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- 3 再談顧黃王顏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第八講

- 1 皖學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- 2 吳學……………一九八

3	浙東學派·····	三〇三
---	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講

1	揚學·····	三一
2	揚學二談·····	三一六
3	揚學三談·····	三二一
4	揚學四談·····	三二七
5	揚學五談·····	三三二
6	揚學六談·····	三三七

第十講

1	清末今文學·····	三四五
2	再談清末今文學·····	三五〇
3	三談清末今文學·····	三五五
4	四談清末今文學·····	三六〇
5	五談清末今文學·····	三六六

第十一講

1	啓蒙期之思想進路·····	三七五
2	前 瞻·····	三八一
3	又 瞻·····	三八六
4	三 瞻·····	三九一
5	述 學·····	三九七
6	又 述·····	四〇二

第十二講

1	餘話一——插說一段閒話·····	四〇九
2	餘話二——談讀古書·····	四一五
3	餘話三——孔子作春秋問題·····	四二一
後記	·····	四二五

第一講

1 從一件小事談起

幾年前，我曾經患了一場大病，在廣華醫院動手術，臥病時期依舊看報讀書。一位護士小姐，她特地從家中帶了一部錢穆（賓四）先生的國學概論給我看，說：「這部書，乃是我在高中三時期唸的，爲了高中畢業會考，國文老師要我們仔細地看，可是，我們看不懂。」她又問我：「什麼叫做國學？這部書，你要不要看？」病中看「國學概論」，似乎不太合口味；不過，這位小姐給我帶來一個極有意義的課題：究竟中學畢業會考，該不該在語文科附加「國學常識測驗」？年青這一代，該不該唸國學概論？是一個我們該注意的問題。當時，我告訴她：「錢先生的國學概論並不壞，坊間還有許多同一課題的書；不過，全國大中學採用最多的，還是章太炎師講演，我所筆錄的那部國學概論，上海泰東版，重慶文化服務版，香港創墾版，先後發行了三十二版，日本也有過兩種譯本。但我並不主張中學生唸國學概論的。」

我先後和她談到「國學」的問題。我說：「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過來，問他們：什麼是國學？他們也一定答不出來。『國學』，乃是外來語，並非國產；日本人原有『支那學』、『漢學』這樣的名詞，因此，十九世紀後期，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，譯之爲『國學』，也就是『中國學術』之意。日譯章師的國學概論，便是『支那學概論』。在我國古代，『國學』即『國子學』

也稱『太學』，便是今日的國立大學，不可混爲一談。『國學』，這名詞，仔細考校起來，頗有毛病，因此有人稱之爲『國粹』，章太炎師稱之爲『國故』；他的『國故論衡』，便是談中國學術的專著。我曾稱之爲『國故學』，也曾爲國內學人所共許。（見東方雜誌：『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』）可是，『國學』一詞，已經約定俗成，一直和『國故』一同流傳着，也就算了。以類推之，乃有國樂、國劇、國術、國醫等名詞，大家心中明白，這便是中樂、中國戲、中國武術、中醫的意思，不待細說了。」

一方面，國學、漢學、中學這一類名詞，有着和「西學」對抗的意味，所謂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，「西學是物質文明，中學是精神文明」，都有着阿Q型的誇大狂心理作用。清末維新志士們，有過這樣的話：「這國故的臭東西，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，小老婆吸鴉片，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。國學大盛，政治無不腐敗。」有人嘲笑國粹派的復古頭腦：「倘真正是國粹，何必急急去保？」都是一針見血的諷語。如今是要「破舊立新」、「古爲今用」，當然不會讓年青的一代埋葬到古人的屍骨中去；叫中學生讀國學概論的開倒車觀點，不該再保存着了。因此，我在醫院裏，便立下心願，要寫一部教育海外文史教師們的書，要他們明白「國學」究竟是什麼？

讓我先談一段積古相傳的老話，這段老話，見於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：「曹元寵題村學堂云：『此老方捫蝨，衆雛爭附火，想當訓誨間，都都平丈我。』語雖調笑，而曲盡社師之狀。杭諺言：社師讀論語『郁郁乎文哉』訛爲『都都平丈我』。委巷之童，習而不悟。一日，宿儒到

社中，爲正其訛，學童皆駁散。時人爲之語云：「都都平文我，學生滿堂坐；郁郁乎文哉，學生都不來。」曹詩蓋取此也。」這雖是笑話，卻說到文化思想界的一種實情。

明初，國家用科舉制藝取士，試題限於四書五經的小範圍中，而朱熹四書集註成爲儒說的典型，以明祖也是姓朱的，凡是不合朱說的，便在排斥之列。日前有人向某報探問「伏鄭」的學說，答者謂鄭氏有鄭衆、鄭玄二家，那是不錯，可是一般人便不知道鄭衆其人其說。假使漢代鄭衆生到一千五百年後的明代，到試場去應試，試題爲「當仁不讓於師」，如他自己所說的，把「師」解作「衆」，即是說：在正確的觀點上，即算多數人反對，我還是堅持下去。那他非落第不可；因爲朱註是把「師」作爲「老師」解的。又如論語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朱熹訓「恥」爲「不足」，乃是望文生義不足爲訓。據高麗本，「而」字乃「之」之誤，「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」，豈非十分通順？假使清代大經師，如阮元、戴東原、焦循他們，依高麗本來寫制藝，糾正了朱註的錯誤，他們能考得取嗎？這是「都都平文我」的世界，有人把錯誤舉出來，改正爲「郁郁乎文哉」，一般人一定引爲異談奇說呢！

香港文化界的情形，看來也差不了多少。歷年來語文科會考試題，以及國學常識測驗題，我大體看了一過。像我這樣做幾十年語文教師，還寫過國學概論的，參加這樣的中學會考或大學入學考試，未必會及格。即算如周予同、朱自清、錢賓四諸先生來參加會考，也未必會及格呢？何以呢？

我們都是從反對讀經觀點，來研究「國學」的；而香港的教育當局，包括若干文史教師在

內，他們都是從提倡讀經觀點來談「國學」的；三十年前左右，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先生曾經寫了「國粹與國學」，表明他的反對讀經，和當時的提倡讀經派作正面的爭論。直到今日，香港教育當局站在「都都平丈我」的觀點上主持會考，我們這些「郁郁乎文哉」派，即算說得正確，也無補於事的。所以，我們還得把當前的文史教師喚醒起來，否則新一代的青年，依舊在科舉的會考中熏陶着，永遠脫不了「都都平丈我」的胡塗夢，那才流毒後世，不可救藥了。

科舉考試的廢除，八股制藝的丟棄，迄今不及八十年，後一代談文習史的人，大都脫不了塾師們的科舉觀點；五四運動以後，大家敢於在孔聖神座前翻筋斗，但「狗抓地毯」，要脫掉這一套傳統的外衣，實在不容易的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曾經做過上海中學會考的主考，參加了教育部語文教科教材綱領的編訂，編選過開明活葉文選，也曾教過「國文教學法」、「歷史研究法」這類課程，還在中學生寫過「粉筆屑——中學語文教學」的連載。因此我一直搜集這一方面的資料作進一步的研究（可惜大部分資料都不在手邊）。

我且舉幾個實例來談談：有一回，××大學新生入學考試，語文常識測驗試題之一，是：「何謂今古文？」考生的答案，都說「今文是白話文，古文是文言文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。」可說全軍盡墨，沒一個及格的。後來，我搜集了十七種中學會考，大學入學考試，有着這一試題的答案，答得正確的不及百分之五。依我們的語文教學觀點說，不知道什麼是今古文，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事，就國學常識來說，不知道什麼是今古文，那就說不過去了。我們反對中學生讀經、讀

國學概論，即在於此。

在國學常識測驗中，有一個極普通的試題：「什麼是五經？」依香港教育當局的尺度來看，那些答案，大半是及格的。依懂得國學常識的人看來，這些試卷，一大半還是不及格的。因為依今文學家的說法，六經的順序是：「禮、樂、詩、書、春秋、易」，這是三種不同的教育課程。依古文學家的說法，六經是：「易、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」，依着六經的時代順序來說的。閱卷的人，是今文家？還是古文家？他的評分大有不同，總是各有各的順序，不能亂寫，而香港教育當局的評卷人，並不着眼在這一要點的。

把歲月倒流六七十年，我們那位章太炎師，他是古文派大師，而和他對立的維新志士康有爲和梁啟超，他們是今文派大師。今文學家之中心在「公羊」，公羊家言，真所謂「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」。清儒既偏治古經，戴東原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。繼之的有武進莊存與，著春秋正辭，求所謂「微言大義」，爲今文學啓蒙大師。其同縣後進劉逢祿繼之，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，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，如「張三世」、「通三統」、「紂周王魯」、「受命改制」諸義，次第發明。這便是後來康有爲維新變法的政治理論的根源。段玉裁外孫龔自珍（定菴），好今文學，說經宗莊劉，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，詆排專制，清末光緒年間，所謂新學家，人人都經過崇拜龔定菴的階段。夏曾佑贈梁啟超詩云：「瓊人（龔）申受（劉）出方耕（莊）孤緒微茫接重生（仲舒）。」即是說了「今文學」的淵源。在十九世紀之後期，今文學乃是我國學術思想之主潮；到了我們這一代，已經覺得今古文學派之分，已非必要，難怪年青人不知道今古文是什麼了。

2 章太炎：國故論衡

首先，我要鄭重覆述我們對於研究國故學的觀點：（一）我們是反對中學生讀經的，也不贊成中學生會考及大學入學考試，要在語文科添加國學常識測驗的。但我們認為把中國學術思想，作為大學文科學生的研究專題，好好地整理出一部中國學術思想史來，那是有意義的。（二）七八十年前，成為中國思想史的晨星的今文學，早已烟消霧散，被大家所遺忘，一般人記起了龔定菴，只是爲了他的詩詞，而不是爲了他的今文學。我們雖是古文派大師的弟子，卻不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來批判今文學；而是打破了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，來研究「國故」的；錢玄同如此，顧頡剛也是如此；正如梁啟超一樣，他到了民國初年，已經走出今文學的小圈子，從學術爲公的觀點來談中國學術思想的。

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八節云：「在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，有一人焉，能爲正統派大張其軍者，曰：餘杭章炳麟（太炎）。……所著『文始』及『國故論衡』中論文字音韻諸篇，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，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，而廓大其內容，延闡其新徑，實章氏一大成功也。章氏用佛學解老莊，極有理致；所著『齊物論釋』，確能爲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。其『荀漢微言』，深造語極多。……蓋章氏中歲以後所得，固非清學所能限矣；其影響於近年來學界者